

路



贵州省图书馆

陵海居士著

第二天，朝霞满天，把整个山林田野铺盖上一层淡淡的红光，冯志青强打着精神，匆匆吃过早饭，扛着锄头随着大队犯人下田了，当他刚走出营门时，康平武站在路边等着他走近身边时止住了他，康平武脸上堆着落下眼睑的笑意，这种似笑非笑的脸面里，潜藏着残忍、暴戾。康平武总是这样，在对某个犯人要进行刑讯、体罚前，总是轻慢傲气地笑着瞧着对手，冯志青立刻感觉到昨晚预测的不祥之兆即将到临了。

“冯志青，你今天干什么活？”

“分配锄草。”

“不用去了。”

“……………”冯志青嘴唇颤动了一下。

“我会告诉你原因。”康平武等队伍过去后说。

冯志青没有吭气，他意识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他用乞求的眼光看着走过身边的生产队长，但队长只看了他们一眼，什么也没说，并且加快步伐离去了。

“告诉你，你的刑期延长了。”康平武说，从袋里摸出一张纸片在冯志青眼下晃过几下，“刚从上面接到的指示！”

“我犯了新的罪？”冯志青说，他只看到纸张上写着自己的姓名。

“你自己明白，现在跟我来。”

冯志青顺从地跟着康平武到了旧碉堡前，被命令进入岗楼后，康平武立即把铁门锁上，从堡外窗洞对冯志青说：“先在这里住三天。”

冯志青的又一场折磨开始了，他有了充分地思想准备倒也麻木得不管前景如何，他上了岗楼，从一个敞亮的窗洞远眺，

他看到康平武没有返回营地，却向公路的北向走去，以后又折向西边，冯志青想看个究竟，他把另一个被草塞紧的枪眼的稻草拔出，从这个枪眼可以全览西向的一切景物，他看到康平武闪进了西边的小路，以后又转向北面，最后上了一个林莽密布的山坡。这时碉堡南面的路上响起了皮鞋击打碎石的脚步声，他从南面的枪眼向外观望，见到卢维仁、向天柱二人在路上走着，冯志青不顾一切地大声疾呼，向天柱听到喊声，拉着卢维仁朝碉堡来了。

“谁在里面？”向天柱喊着。

“我——犯人冯志青。”

“你?! 怎么被锁着?”

“管理员锁的。”

“你可以出来!”卢维仁说，“等十分钟开锁!”

向天柱奔回营地办公室取来钥匙开了锁，卢维仁对一脸感激的冯志青说：“营部决定你去十二队劳动，向十二队的管理员报个到就行了!”

“这里呢?”冯志青一面暗自高兴，一面心存疑虑，“刚才康管理员说我的刑期延长了?!”

“没有的事!”卢维仁说，“这里，我们会对老康说。”

卢维仁观察着冯志青的身体，见到没有被体罚的迹象，又对冯志青说：“我们没找到老康，以后我们会告诉他你的调动，你现在就收拾一下，就去十二队报到，明白吗?”

“我一个人?”

“拿这张条子去。”卢维仁把一张印有红字衔头的信笺交给冯志青。说着，同向天柱回了营部。

冯志青怀着无限地感激和冲撞在心海的喜浪轻快地去住所迅速卷起铺盖，扛上肩头，提着破旧的旅行袋离开了第七大队，

向第十二大队走去。路经劳动场地，七队队长由于事前知道了他的调离，只对冯志青叮嘱几句诸如表现要好，争取尽快改造好之类的话，其他犯人见到他的走向，心中都明白他交上了好运，平素同他好一点的对他笑笑示意，但大多数人只是沉默地向他投瞥着羡慕的眼光和对自己的处境暗自摇头吁气，有的木然不动地对自己仍然在第七大队感到不幸。

十二大队距离第七大队五里路，那里被管制的犯人都是重刑改为轻犯的人，行动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写不经过管理员审阅的信，可以会见自己的亲属，可以在营房周围两里路的营界内自由活动，可以每一个月分批赴墟一次……这里地处营部的南端，被犯人称为南天门，认为那是走向人间的最后一站……冯志青意识到自由的期限不远了，浑身就像刚洗过热水澡一样，污垢的飘失，整个身心整个儿地轻松了。他喜欢得要哭泣但挤不出眼泪，他放声要谢，但吐不出声音，六年的禁锢使他对大喜大乐不敢声张，不时泛起患得患失的思绪压抑着喜悦，冲击着轻快，他暗自警告自己要谨慎小心，因为即使行走在阳关大道上，也会有不测的风云险阻，他刚才的热劲冷却了，他背着的铺盖和提着的旅行袋把他拉回现实了，他仍然是一个被管制劳动的犯人。他像逃离灾难一样穿过林地，跨过小溪，走上草树夹杂混生的山坡，他看着几对斑鸠从林地飞向山坡的草丛，他孑然一身的现实，使他被成双成对的飞鸟引发出了伤感，正当他幻想未来的自由意欲重享人间的温暖时，几对斑鸠突然从草丛中拍打起受惊的翅膀，向远处飞逃去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草丛中有人在走动，那个忽隐忽现的身軀使他感觉出那人就是康平武。

“他在干什么？”

“他是不是要对自己搞暗害？”

冯志青一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了，他迅速伏下身体，想着逃跑，也想着反抗……但是他观察到康平武面向的地方不是朝着自己的一方，他发现自己没有暴露，等了一会，山坡的草丛中一点动静也没有了。冯志青与康平武相处几年，深知虎狼对待猎物从来不会缩手缩脚，更不会像蛇蝎一样潜影潜行和等待偷袭，他意识到康平武不是在阴谋加害自己，而是另有图谋。

土坡的地形，冯志青是十分熟悉的。在土坡的北面可以看到南流的河水，站在北坡的尽头，那座距离北坡两里多的木桥完全可以映入眼帘。

“啊！北坡是最好的观察地点！”冯志青终于明白过来。他把行李塞进草丛里，像猫一样弓着身子，尾随康平武，急速跟进。当他们的距离不到一百米的时候，康平武止步不前，钻进一片草莽当中去了，冯志青也找了一个能观察到管理员一切行径的隐蔽很好的地形，当他和康平武的朝向以及木桥成一直线时，晨雾渐渐消失，木桥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木桥东面公路约两里路的地段也呈现在眼前。冯志青发现，以高过人头的草莽灌木丛作为掩体，这地方简直成了天然的探望哨所，你可以朝对方一览无余，但对方却察觉不出你的点滴身影。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康平武直立着纹丝不动的身体，全部神经都集中在视觉的感官上，冯志青既要观察公路木桥的情况又要心向自身不被管理员发现的安全，全身都紧张无比。突然，远处响起了汽车的马达声，刘正西等人乘坐的小型吉普车行驶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发出了艰难的吼鸣。康平武握紧了双拳，一双充满血丝的利眼看到汽车缓慢地行进，他更看到汽车减速驶过木桥的平稳情景。

“呀！”康平武失声叫了起来，只见他握成拳头的右手朝向消失在木桥尽头转角处的汽车一举，骂了句“狗娘养的”后，

他纵跳着朝山坡下奔去，冯志青看着康平武冲向河岸，冲向木桥……

冯志青在汽车安全驶过木桥时，不安和紧张统统消失了，他急速地返转身躯，从草丛里拾起行李，迈开大步向第十二大队飞跑……

半个月后，冯志青从十二大队队长宣布人员调动中得知康平武被调离了劳改营。

刘正西离开庆化劳改营后，汽车全速行驶，当天下午四时多回到了省会。他交代助手们注意休息，独自往温泉澡堂的热水里浸泡了近一个小时，把三百多公里行程和三十六个小时连续作战带来的疲劳、困倦完全驱尽，又精力充沛地在饭后去省委书记黄重山的幽静的住宅进行汇报。黄重山每听到关节处就“嗯”了一声。书记是清楚自己属僚间存在的疙瘩的，前段时间的工作调整中，人们对权力的追逐争夺，从这次汇报中，更见到无情和残酷。那些疙瘩成了死结，难分难解的程度超过了预料，所以当刘正西汇报结束后，黄重山长久地沉吟不语，他眼睛望着写字台的笔记簿，手里捏着笔头朝上的铅笔，工作室一片沉寂。

“书记！要否整理成文件？”刘正西打破沉默试探着问。

“不用吧！”黄重山直视着刘正西黝黑的面孔说，“你看怎么办？”

“我感到很难办。”刘正西抚弄着笔记簿。

“是呀！”黄重山站了起来，在宽敞的工作间里踱起了步子，“比打仗难得多。你看，这边是个性耿直倔强的老李，那边是有恃无恐盛气凌人的老贾，当然这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老贾为

争夺权位，排挤老李和也许还有其他的人这件事恰恰又有中央要员支持老贾树立山头，这件事就十分难办了。”

刘正西跟从黄重山在四十年代南征北战，从来没有看到书记畏难惧势的样子。但是近几年来遇到人事上的问题却表现出忧心忡忡。刘正西从几次与贾格平的过往中觉察到贾格平与中央要员理论家的密切关系，这次对贾格平的提升，就是这种关系的产物。在中国，有时常会出现一个当权的中央候补委员在人事安排上迁就一个当权的中央委员的意旨的情况。候补的和正式的有着不同的份量，既然贾格平有着中央委员的支撑，一个候补者虽然身为一省之首，也不得不看看狐狸背后的老虎，这就应了俗语所说的狐假虎威的成语，这种现象既使人气，又使人畏。但是谁也只好在这种现象面前俯首听命、顺从适应，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常常受到封建主义，家长作风的长官意志的制约，刘正西当上办公室主任后，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

“书记！记得在抗日战争中，你在苏北时，曾经处理过类似的事！”

“嗯，什么事？”

“记得是敌伪之间的勾心斗角，你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伪军起义，孤立了最顽固的敌人。”

“唉，那是，对待敌人的办法，不能用在自己同志身上。”

“记得你曾经处理过一些同志之间不和的事，如军与军中间的一些人互不服气，闹不团结，记得在怀远一战，你使一个被敌人围困待援的军，受到另一个平时与之闹着矛盾的军的全力支援，解了围，救了人，从此两军和好共事了。”

“那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患难和共同的革命目标，两军都要立功争荣。”

“记得你在大整风中，解决了不少同志间的旧嫌新怨，消除

了上下级间的矛盾……”

“不要讲那些了，那时是战争环境，大家生死与共，你如一味闹不和，你就要被敌人吃掉。现在是和平环境，人闹不和，照样生存。现在事情复杂得多，东面西面，南方北方，上级下属，左右前后，一切事物的矛盾有如犬牙交错，是非混淆，处理中常常顾此失彼，难得和谐。我看，再考虑一下，就照你的意见把调查材料整理成个文件，存档备查好了。”

“对李祖坚这个人怎么办？”刘正西对被冤枉的人向来是主持正义，打抱不平的。

“这个人嘛，我考虑过了！”黄重山感慨地说，“对他的处理叫不平反的平反吧！听老李反映，他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和一定的工作能力，他解甲归田已是委屈他了，把他——他人在省里了，就近安插个工作吧！”

刘正西领会了书记的意思，书记完全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的态度，这种息事宁人的办法最近几年几乎成了解决难办事项的药方。现在黄重山对这类使拳踢脚的事态的指导思想放在四个字上：“缩小、化了！”黄重山为了腾出手来解决恍关芸芸众生的经济问题，他陪同刘正西走出住宅时又叮嘱一句：“要有关部门安排一个他满意的单位，三天之内把这件事情办了！”当他们踏上日渐萎黄的草坪中的小径时，黄重山又严肃地告戒刘正西：“劳改营的材料，不能让双方调阅！”

刘正西的汽车声在巷尾街头消失后，黄重山站在工作室外的凉台上，凝视着满天的星斗。正是临近深冬的季节，嵌在天幕上的星星特别冷峻，一弯钩月，像发亮的冰片在夜空散发寒气，书记不自觉地拉紧披在肩头上的棉布军大衣，他已预感到冬寒即将冰临大地了。他头脑里萦回着最近几年发生的人事纠纷和中央委员对自己的批评上，当他想到八届八中全会上的那

些有所指向的批判时，自己不禁打起了寒颤，他知道在明显的敌人的问题上，自己不会也从来没有过右倾，但在判断和处理人民内部和同志之间的问题上，是否有什么右倾，那就由上面去定了，上面怎么讲怎么是了。这几年他感到自己已从屹立自重的宝塔转变成了眼望天空随风播弄的树梢，也像大海中的渔船，既要捕鱼装满船舱，又得由浪滔摆布腾伏。能永远这样吗？他仰首自问，但是他回答不出，四周的寂静，更无启迪心扉，回答问题的声响。他颓然躺在摇晃自如的卧椅上，被恼人的矛盾折磨着。最后，他只好重振精神作出决断。但他的决断已不是壮士雄风的司令所作的决断：坚决斗争；而是明哲应景的书记所作的决断：和平共处。

康平武看到刘正西的汽车平安地驶过木桥又惊又恨，他直奔桥下查看。他看到连接梁木处的马口铁钉都接上了，不禁一身冷汗，急忙从木桥边绕道溜走。他左躲右闪地离开木桥一里多路时，惊恐和疑虑使他头脑昏沉，心肺气急，全身瘫痪在干黄的草坡上。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被人发觉了？”他从坏的方面想，是有人知道他干的勾当，他从好的方面想是过往的船只上有人仅仅发现木桥铁钉脱落又好心地接了上去。如果是前者那可不好办。如果是后者倒也罢了。究竟属于哪种情况，他总也拿不定，他怀着一肚子的疑惧回到七队时，卢维仁正坐在康平武的办公室看报纸，康平武暗叫不好，几乎本能地转身要逃，但是，卢维仁一句“冯志青调走了”的话，使他从卢维仁手中接过了调人的通知，他才放下心来瞧着通知内容。他看到犯人被调去十二队服刑，又听到卢维仁说犯人已去报到了，照平常，他就要

因为犯人不告而别要发作起来，但因心怀鬼胎，木桥的事情像针扎进指尖痛恼不已，他一言未发，像熄灭了的火堆一样听着卢维仁对自己说长道短和解释冯志青调走的原因。卢维仁见康平武能听下短长，又说了营部对七队今后管理工作的意见。

“营里要求你对犯人要按政策办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有关条款和营规制度要坚决执行。”卢维仁说。康平武意识到营部知道了他拿走犯人的钱的事，但仍然不说一句话，眼睛朝向天花板自顾自地抽着从犯人处收缴来的劣质香烟。

“特别是不能打骂！”卢维仁继续说。

“你们怎么说，我怎么办。”

“私设刑堂，拷问毒打，绝对禁止。”卢维仁说。

“我们的天下是打来的，顽固不化的犯人不打就不会改造。”康平武被卢维仁一连串的指责忍气不住了，“你过去不也打过犯人。”

“是的，我打过一次，但自那次受营里的批评后就改了。营部希望你也能改掉这种作风。再说，你今早又把犯人无缘无故关押起来，这——是不是打击报复？”

“是打击报复又怎样？”康平武见卢维仁说了许多话都没谈及，哪怕是影射木桥的事，胆子大了起来。他断定自己的勾当没有暴露。

“打击报复要受到严厉处分。”

“哼！我不怕。”康平武毫不示弱，“对敌人要狠，这是原则。”

“对放下屠刀，改过自新的犯人，要给予政策宽大，这也是原则。”

“你——老右倾！”康平武咆哮着。

“你——左倾机会主义！”卢维仁指着康平武。

“告诉你，今天不同于昨天，他，刘正西走了。”

“告诉你，现在不同于以前，你搞的违法乱纪，上级全知道了。”

“……”康平武毕竟心中有鬼，他看着卢维仁脸上深不可测的神情，他软了下来。

“老康，想想自己过去的作为吧，责任要自己负的，你背着营部打人骂人，背着支部胡作非为，我来只是转达营部对你的告诫，不要自绝于人……”卢维仁说着，拿起公文包，跨出门坎去了。

康平武一只手摸着身后的板凳，一只手撑着沉重的头坐了下来，他感受着了卢维仁最后几句话的压力，在心中自忖：“难道他们知道那事是我干的？”

康平武从公文橱里取出一碟子炒豆，抓了一把往嘴里大嚼着，随后又取出一瓶烧酒猛喝几口，并让身躯摊倒在藤椅上，意欲使自己安静下来。但是，他被远处的狗叫声搅动了心，好不容易才被昨夜的疲劳带入了梦乡。不知是恶梦或是闻到酒味而来的小狗触动着他的双脚，管理员突然惊醒过来，张开布满血丝的双眼，用力往小狗踢上一脚，小狗“汪”的一声窜出门外了，接着他听到了从公路方向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康平武对公路方向的声响特别敏感，他披上外衣去了室外，上到门前的土岗，他看见一群人在公路上朝木桥的方向走去。

使康平武十分敏感的本桥上似乎发生了什么问题，康平武朝着公路的方向走去窥探，他越接近人群，声浪的含意就越清楚，原来木桥上翻了板车，事情的梗概他全然了解了。他上了公路尾随在人群后面，桥上的事情全然清楚了，原来是木桥上的木板陷落，生产队的一部农用板车出了事，还伤了一个什么人的腿。康平武抱着潜藏在心中的目的，混进了走在最前面的

人群。

最前的一群人中大部分是桥西村子里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他们围绕着卢维仁、向天柱和第十大队的管理员晏兴中，议论着事故。

“上次，木桥是你们的人负责修的，你们应该赔偿！”生产队长说。他是个退伍回乡军人，嗓音粗大。

“你们提了许多问题，营部意见是看了现场再说。”卢维仁说，“木桥快到了。”

“我看，跟来的人太多，队长！”向天柱说，他一眼瞥见康平武也在人群当中，“老康，我们一齐到桥上看看。队长，是不是要无关的人不要上桥，免得增加重量，木桥负重不起。”

生产队长止住了众人，只要几个当事人和队干上了木桥。到了木桥中央，他们见到一辆板车，车把朝天翘着，两个车轮陷落在木板掉落的空隙，车架外散落着几个破碎的酒坛、热水瓶，几袋肥田粉和尿素被什么东西刺破后，肥料散落四处……车架上的一桶煤油被震倒后，煤油把几疋龙头细布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全污染了；有些东西据说从陷落处掉进了河里……

“木桥经不起一辆几百斤的板车碾压，这是什么做工？！”生产队长气恼地瞪着眼对卢维仁说。

卢维仁不说一句话，对人们的怨言骂语装着没听到，他拉着生产队长去桥下查看究竟，他们发现陷落处连接桥面面木的梁架的马口铁钉脱落了，大家一下子都明白事故原因了。

“原因找到了！”生产队长和一帮人重回桥上对卢维仁说，“结论该可以下了。”

“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卢维仁对向天柱和康平武、晏兴中看着，并把他们拉到一边商量了一阵后，回到生产队长身边低声地说：“事故怎么造成的，一下子还搞不清楚。队长，

请你也想想，今天早晨，汽车过去没事，为什么一辆板车倒受不住了？”

“我不管这些。生产队损失这样大，你们看该怎么办？”生产队长靠着木桥的栏干，瞪大双眼说。其他队干和当事社员七嘴八舌要劳改营负责赔偿损失和治疗伤员。

卢维仁看着围在桥边的社员群众叽哩咕噜议论叫骂，又和向天柱、康平武、晏兴中商量起来。康平武一言不发，他脸朝河水，算计着自己该对这场事故抱什么态度，要什么手法。他心中测定，营部的人完全不知道他昨夜的行径。

“老康，你看怎么办？”卢维仁近着他问。

“我？！”康平武说，“营里怎么办就怎么办！”

卢维仁见匆匆商量不得要领，只好先应付一下对方，先平息一下众怒，他走到生产队长面前说：“请你把损失的东西开个清单，我回去向营长汇报。”

“这是什么意思？！”生产队长说。

“汇报嘛！什么意思？”晏兴中说。

“你们要先表示赔偿，我们才能开清单。”生产队长说。

“这！”卢维仁诚恳地说，“你知道的，队长！我没那么大的决定权啊！”

“你们想赖，不行，不行！”生产队出纳嚷了起来。

“卢同志，以前我们负责修桥，你们的货车在桥上翻了，柑桔滚到河里，老康同志来交涉，硬要我们赔偿，我们二话没说，让你们抬去一头大猪和拿去三十多头鸡鸭，你们没忘记吧！”生产队会计说。

“妈的，几百斤桔子赔了那么多东西！”有的社员骂了起来。桥边站着的社员群众中嘀嘀咕咕议论着，知情的农民指着康平武似乎在说康平武还拿着枪拍桌子威胁过队干。

前几年这座号称“民办队有”的木桥是生产队负责修的，劳改营以交养路费的办法享有使用的权利。有一年，劳改营的货车因车胎漏气，又碰上社员丢弃在桥头的大杂木，侧倾了车身，几百斤柑桔滚落河下去了；又有一次，桥板因受损断裂，坐在车上的干警被震撞受了点轻伤；所有这些事故，都算在生产队的头上，而且都是康平武自告奋勇去硬压生产队负责赔偿损失。现在，旧事被社员数落出来，康平武装着没有听到，不发一言，他倒要看看卢维仁怎么了结今天的场面。卢维仁知道双方从前年起有一条不成文法：谁当年负责修桥，谁因质量问题使对方蒙受损失，谁就要负责赔偿。但因卢维仁确实无权当场自作主张说出赔偿的话。卢维仁只好对着社员群众说：“绝对不是想赖。请大家谅解，我们办事的人总要营部领导了解情况，开个口……”

“好吧！我们开张清单。”生产队长听卢维仁言语始终和气，态度也始终诚恳，过去的一些积怨和今天的气恼倒发作不起来了。他把会计、出纳、当事人集合起来，经过一番盘点折算，计损失近二千元的物资。生产队长把清单交给卢维仁，说：“不是我们不客气，实在是队里资金有限，赔偿的事，请你们明天答复！”

“好！”卢维仁说，“我回去立即向领导汇报！”

生产队长和社员们捡点起散落的东西，连同未受损坏的物资统统装进箩筐，由社员担回队里，板车也被分解起来，轮胎被马口铁钉刺破，也由社员扛抬着回队修理，有些落入河里的估计还可以用的也被社员们捞出……

“这几疋浸上油的布疋，我们没有用了，照原价给你们，钱已开在清单上了。”生产队长指着地上的三疋龙头细布说。

“这个——”卢维仁显出难办的样子。

“拿去给犯人做衣服吧！”晏兴中附在卢维仁的耳上说。

“也好！”卢维仁对生产队长说：“队长，就这样！”

生产队长和社员回队去了，晏兴中叫来两个犯人随同向天柱把三疋布装上板车送去了营部。

“怎么木桥的横梁上的铁钉会脱落？”卢维仁看着社员去远了，对晏兴中和康平武说。

“以前也有过类似情况，但那次是铁钉用久腐蚀了，才脱落的！”晏兴中说。

“汽车走过都没事，好不奇怪！”康平武把想妥的话说了出来，“会不会是生产队想敲我们一笔？”

“你讲的也有道理，去年他们赔了我们，今年他们就想出这个办法捞回去。”晏兴中说。

“我越想越像故意搞的！”康平武进一步试探，他要瞄出和摸清卢维仁的看法。

“是不是故意搞的，需要证据，没有人证物证，不好将这种看法张扬出去，否则会影响双方的关系，我们在这块地方，有些事少不了生产队的帮忙。你们讲的，我也有同感，我刚才对生产队长讲了汽车过去没事为什么一辆板车经受不住的话，他一时不理睬，我看你们也不要向生产队提出怀疑了，回去汇报再理论吧！”卢维仁说着向返回营部的道上走了去。

晏兴中对卢维仁说大队有些事要处理，与他们分手去了。卢维仁在返回营地的路上，康平武一直唠叨着生产队里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卢维仁都没听清楚究竟康平武说话的具体根据，在卢维仁心里总是泛起对梁木脱钩的怀疑，他曾发现脱钩的几处接头边都有重物压凹木材的新痕迹，但是他无法证实是什么东西压出的痕迹，是铁棍、劈柴刀、把手、老虎钳或其他什么的硬东西，总之有新凹陷的痕迹，所以他对康平武讲的

生产队地富反坏猖狂和陈述的观点只是连声“嗯、嗯”应付。康平武为了加深生产队搞鬼的看法，列举了一些犯人同生产队社员和四类分子经常暗暗往来的情况。

“社员和四类分子需要犯人做什么呢？”卢维仁不经心地问。

“他们需要之处多着呢！”康平武又列举了犯人在深山僻地出工劳动时，帮助社员和四类分子倒树、劈柴、整地、拉车等等的事，还数落其他管理员纵容犯人去生产队帮助挑公粮上集镇粮站入库时与四类分子在集镇饭馆里同桌吃喝的事，又讲到上次生产队打谷机坏了，营部叫有修理手艺的犯人去支援，受到社员的尊敬和得到的个人好处比干部还多。康平武不厌其烦地播弄挑拨后，他作出了木桥脱钩的事故是生产队和犯人串通起来干的判断。

“你对疑点作出了如此肯定的断言，要有人证、物证。”卢维仁说。

“我拿出人证、物证来，会不会又说我是搞逼供信！”康平武狡猾的目光落在卢维仁的脸上。

“是事实，当然不能说搞逼供信！”卢维仁表情平淡，心中对康平武的夸口不以为然。

“我有办法搞出人证、物证的。”

“那，你提供材料好了！”

“我一定。”康平武看到卢维仁始终未表露对人的怀疑，心中踏实一些了。

卢维仁与康平武在叉道分走后，头脑里还在想着横梁杉木上存在压损痕迹的事情，他要搞清那些痕迹能否说明是人为的，因为他不相信才修不到一年的木桥，材料会腐蚀，铁钉会自然脱落，但是要证明不是自然脱落，没有确实的证据是不行的。刚才康平武断定是犯人串通生产队或生产队串通犯人干的论点，

在人为的看法上和自己的怀疑倒也一致，但在是什么人干的这点上，卢维仁怎么样也不能苟同康平武的意见。因为管理员自入营工作以来，对每一次大小事故都说成是犯人的破坏，但后来有些事故并非全是犯人干的或者是蓄谋破坏，就以前年火烧山的事情来说，康平武曾一口咬定是某个犯人的破坏，并把那个犯人拷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后来破案的事实却揭露出是一个烧肥不慎引发山火的社员的作为的真相。康平武一向任性主观，片面刚愎，特别是近年来几次强迫犯人写假材料诬陷好人，凡营里人知道这些事的，莫不愤懑，康平武几乎完全失去领导的信任了。现在康平武在木桥问题上，更提出是生产队串通犯人所为，把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断言具体化了，不能不引起卢维仁的思考。卢维仁头脑里没有否定犯人、社员或者生产队里的四类分子作案的可能性，至于除三者之外，还有否第四者，第五者等等，他头脑里茫然无绪。他怀着心中无底的情绪回到营部，向正在办公室里看材料的何龙飞走去，后者正为一个犯人自杀的材料进行思索，完全没有注意察觉卢维仁进了办公室坐上了椅子等候，直到营长抬起头来看到了卢维仁才问：“什么事？”

卢维仁汇报了木桥事故的全部情况，递上清单，说：“生产队要我们赔偿一千多元！”

何龙飞看了看清单，说：“向天柱也讲了一点情况，我已叫他们把油渍了的布正拿去洗涤了。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要我们明天答复。”

“嗯——我们同生产队的关系本来是好的，打从修桥以后，因为桥上的事故赔来赔去，把关系搞坏了。他们这次开了一笔大的数目，符合实际吗？”

“从现场上损失和他们持有的发票上看，大抵不差，差就差